陳主編：

讀完貴刊六月號（九十七期）後，對於「諾貝爾的歎息——『九五』風波初探」一文，有些疑惑，特此請教！

由於該文作者對於「九五」成立淵源，及出版「諾貝爾文學獎全集」的動機、當初企劃作業詳情策略的運用、九五週轉失靈事件之始末、當事人數度協談過程內容等等，怎麼會這樣熟悉？熟悉得讓人對作者的「眞實身分」頗感好奇！

那麼，如果我的推測不錯，顯然作者曾和「九五」有過極密切的關係；因此才會在行文之中，不自覺的使論點多站在爲九五辯解的立場述說、議論。在這樣的議論基礎上，爲求客觀公正起見，貴刊理應同時刊登遠景、名家兩出版社對此事之投訴才是。

不過，果眞刊登了，另兩家是否會給「新九五」另一個「搭便車的機會」，那就不得而知了！而諾貝爾是會笑、還是更深的歎息？也許只有諾貝爾自己知道了。

專此　敬祝

安好！

讀者　陳映霞敬上

七十年六月十二日

陳主編：您好！

收到意見卡時，內人搶著要填答，因事忙躭擱，竟忘了，眞抱歉，做爲長期讀者的我（訂閱創刊至十多期，八十期至今），對求好求突破的您，是很佩服，也該表示點意見的。

一、有關目錄，還是九六期看來清爽悅目，九十七期顯得太亂了，似乎是吃力不討好。

二、貴刊是該以書評爲主的，不宜再像八十多期，那段期間不務正業的部份太多，而評介的

又都是古書再加上廣告書（好書市場）又太多，眞不想再看了，九十七期就顯得好多了，可讀性增高了，我認爲最好的是邂逅錄、每月文評、每月一書、書評書介、傳統觀照

三、有關書評，該多評介新書，短評新書頗佳，可多介紹幾本新書，不宜由一人來評，最好多約幾位行家執筆及公開投稿的，以保持稿源。因一個人限於各種因素不可能同時看很多書，若看看他人之評介，也就是看過那麼多書了，故望貴刊能成爲新書之精華。至於說書評偏重寫好的，我認爲本來就是，若自己讀後覺得不好，何必再浪費筆墨加以評介呢？何必要讓別人再看一本不好的呢？故若內容、思想不好的書請勿評介刊登，以免再浪費我的眼神。而書評，短的固然好，每月一書之詳談也有必要。

四、介紹批評知識，傳統的固然好，也該介紹西洋的評論知識。

五、每月文評偏重小說部份，若再就散文（雜文）方面也來個評述，該更好！讓人有個衡文的參考，創作的激發。

六、望您在求好改進之際，勿再收容過多與書無關的文章，我也不贊成刊政治書評。以上是我個人的看法。祝

編安　　愷扉敬上　六、十二

陳主編：

革新後的書評書目，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，最爲可貴的是，她變得活潑、開朗多了，有一陣子，我覺得她的面孔像「晚娘」，現在却覺得她像「新娘」，在沒有太多的濃粧下，她的轉變令人生情。像上一期的「高凌風與宋楚瑜」「海外版作家與國內版作家」「文化就是買一套書」「諾貝爾的嘆息」「掛名風波」「出版自由不萬歲」等篇章，寫得眞是精湛，持平而論，拘謹活潑兼而有之，猶如倒吃甘蔗，又如咀嚼橄欖，那滋味，也該是書評書目所要力求的格調吧?!我總認爲，一份雜誌，尤其是一份專業性的雜誌，她應在「化大衆」的出發點下，做到「大衆化」的境地，如此，才能獲致廣大讀者的和鳴，也能讓她在生存與發展上有充份的時空。

讀者　楊志情敬上　七〇、六、廿臺北